



边云峰 / 著

非法同居



中国文联出版社

非法同居

边云峰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法同居/边云峰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 6
ISBN 7-5059-3040-0/I·2298

I. 非… I. 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28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9550 号

书 名	非法同居
作 者	边云峰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许松林
印 刷	密云华都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44 千字
印 张	11.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1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040-0/I·2298
定 价	1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内 容 简 介

被原单位解聘的作家汤米来到北京，结识了许多来北京谋生的人，他们有一部分是社会的弃儿，当中有辍学者、同性恋者、小流氓、妓女、流浪汉，还有不断失业的人，他们眼中现出绝望和朦胧的哀伤。作品对当代社会人员盲目流动和乱情现象给人带来的伤害进行了深刻剖析。

杨春奇和孟秋容在红棺材里偷欢数年，留下了风流的种子雪飘飘；雪飘飘来到北京后受到了她不明真相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的纠缠；民锁得了淫邪病，偷人养汉的事谁也瞒不了他，巫婆说只有大姑娘的贞洁才能解除他所中的淫邪，小丫头就成了他的受害者；小丫头来到北京后爱上了前卫画家小红毛；小红毛不但有直接肉体体验的欲望，更想借助肉体表达灵魂的喧哗与骚动，他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寻找肉体体验，同时也在寻找纯真的爱情。在汤米和雪飘飘身上寄托了作者对爱情和正义的崇高理想。

作品通过对北京一个四合院的描写，跨越时空地讲述了一段段现实与过去、城市与农村的感人故事，不同于一般的都市小说。

目 录

第一章	为什么流浪	(1)
第二章	她想委身于他	(24)
第三章	同居的几种形式	(44)
第四章	娇女马戏团	(60)
第五章	肉体与艺术	(70)
第六章	私 奔	(86)
第七章	情魔欲火	(114)
第八章	野种也是亲生的	(157)
第九章	偷女人结苦果	(194)
第十章	露水夫妻	(233)
第十一章	一夜狂欢	(249)
第十二章	挣扎在欲望里	(266)

第十三章	雾里看花	(287)
第十四章	娇滴滴的女孩儿	(303)
第十五章	香春桑拿浴	(322)
第十六章	无法抗拒的柔情	(330)
第十七章	让我再爱你一次	(349)

第一章 为什么流浪

1

整条街上空空荡荡,没有人和车辆。枯黄的路灯也是那么孤单,如果没有人和车,它还照耀什么呢?树是有的,不过枝上已没有叶子。一切都安静得像死亡一般。如果说坟墓是圆形废墟和黑色终结,那么这寂寞的长街也是死亡的另一张表像。

许多人和事都喧闹地走过去。任何人都会把人世的路走完，并且一去不回头。

这空荡的街道是个并没太多寓意的寓言。

雪飘飘穿着黑色薄呢大衣，白丝巾在身后飞扬。她从街角处拐过来，她走得很慢，不时站下来沉思。

小红毛从另一个街角拐到街上，他几步就追上了前面的雪飘飘。

“这么晚你为什么还在街上？”小红毛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长得瘦高，但却很有力量，也很健康。他喝了许多酒，但并没醉，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雪飘飘一点儿没害怕，头也不回地说：“我是无家可归者。”

小红毛想了一想，便抓住了她的胳膊，他看她长得如何，他喜欢漂亮女孩儿。有许多漂亮女孩儿都跟他有过关系。他觉得那没什么，很正常，是彼此需要。他到底看见了她的脸。他怔了怔，他还没见过这么美的女孩儿。那美不是人为的，没有任何雕饰。

“到我那里去，咱们两个住，虽然是单人床，两个人睡窄一些，可我会让着你。”

雪飘飘缓缓回过头来，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他，一点儿也没生气。

“我如果每晚都在街上走，都会被收留吗？”

小红毛迟疑了一下，终于把她的胳膊挽住，“那当然，谁不收留你呢？要知道，你漂亮极了，也很性感。”

她仍旧看着他，看不出她心里在想什么。又有一阵风吹过来，可以听到树枝错落的声响。

“那么我老了呢，也能被收留？”

“如果你老了，那就没人收留了。”

她把胳膊从他手中抽回来，可并没立刻走掉。四周静到极点，让她觉得自己生死不明，不禁感到阵阵空茫。

“很好，我感谢你说出了真象。”

小红毛感到有些奇异，她不像一般夜晚出来活动的女子，身上有另外的东西。他甚至转身想走，这女孩儿给他的感觉不同，他不想在她身上做什么。

在小红毛转身的时候，雪飘飘看见了他脑后的马尾巴。她笑了一声，但不是嘲笑。她始终认为梳马尾巴或留长发的男人都跟文化沾边儿，都不是俗人。她自己也清楚这想法很偏激。

“你笑什么？”他问完就觉得自己也许听错了，因为他看到她的脸色十分宁静，没有一丝笑过的痕迹。他看见她的嘴唇在昏黄的路灯下，很白，没有什么血色。吻上去也许像喝雪碧。

“跟我走吧。长夜难挨，对不对？这是个充满矛盾与混乱的世界，不会有什么表达美与和谐的艺术，因为这样的艺术必须充满谎言。也不会有什么真诚举动，就是这么回事。”

有时人如果不知自己是不是在活着或者不知自己在哪里，那怎么办？就像走在苍茫里，只能去找个参照物或努力去回想一件事。

此时他便成了她的参照物，她对他的话充耳不闻，但在不觉中却在消解他的话，多姿多彩的生活也是谎言。

空街依旧是空街，人是两个。在拐过街角的时候，人突然合在了一起。

小红毛急匆匆地说：“我等不了回到家里了，你得先让我摸摸。你知道吗？有许多艺术家宁愿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过去

的艺术时代，也不愿选择通向未来的新路子，就是这么回事，我们要服从，绝对服从，你也要服从我。同居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如果你不合我意，那咱们现在就分手。反过来也一样。”他脑子似乎清醒，也似乎很空。他根本不理解自己为什么突然间变成了悲观主义者。

她听了，无动于衷。

他心里始终隐蔽的东西探出头来，使他不安生。他把两只手都伸到她的大衣里。

“想不到你这么瘦，却有这么两个大东西。”他握住她的乳房，猛地向她身体的外侧拧了一下，像是在强行摘两枚果子。

小红毛没有听到嘶叫，这很令他奇怪，就用手指狠狠抠她。他也许在找某种艺术感觉。在这陌生的京城，他已习惯了冷漠，这使他万分苦恼。他在希望与恐惧之间不停地动摇，不停地焦虑，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都痛苦地感受到自己的作品在我行我素的假像之中随波逐流。他此刻也在暗暗希望她能拒绝他离开他。

雪飘飘依然没什么反应。他盯着她，发现她眼里的神色像已游离了这个世界。

“你知道么，其实绘画不但需要视觉刺激，也需要感觉刺激。如果画的是女人，那么摸上去就是摸女人的感觉，如果要亲吻它，它也要跟真的女人一样，有残留的酒味儿和口红芳香。如果画苹果，那么它看上去就要有汁水，并且散发着苹果的香气。”

她还是不动声色，好像睡着了。

他暴躁地扒她衣裳，刚刚那种沉醉的神情被粗鲁替代了。

“女人都这么虚伪，她们一层层地包装，其实个个都待价

而活。她们实际上比任何艺术都更受青睐。”

他下手极重。他捏她的胳膊，听到了骨头的响声。他觉得那咯咯吱吱的响声太小，他想再大一点，就更用力。

“来北京谋生的有一部分是社会的弃儿，当中有辍学者、小流氓、同性恋者、妓女、流浪汉，还有不断失业的人，他们的眼中现出绝望和朦胧的哀伤。什么都是虚伪的，只有艺术真实。它们立在那里，在岁月的广场上，不可一世。然而，人们却不知道艺术比任何东西都更难以把握，它吸引着许多人，也霸占着许多人。”他狂热地说着，“你就是我今夜的绘画。”他心里却喊，你怎么不走哇？他自己马上就要转身走掉了。

小红毛更愿听到她的声音。那样他的孤独感就会变淡，他的心就不会这么难受。然而，除了自己的语声和喘息他什么也没听到。他恼怒地把她抱起来，用她的大衣把她盖好，拐进了胡同。

有四个查暂住证的民警从一户人家出来。听群众举报，这家有租房的好像是骗子，民警就来查查。一查，可不是吗？这人什么都是假的，身份证、暂住证都是假的，就连头发和皱纹也是假的。

“叫什么名字？”

“周生。”

“真的还是假的？”

“从落娘胎开始就是这名字。”

“皱纹也是从娘胎带的？”

“我什么也没干，我是怕家里给我包办的媳妇来找我，才扮成这样的。”

“上局里交代去。”

民警对于在午夜以后活动的人特别在意。

小红毛镇静地朝前走。如果他稍一犹豫，他们就会产生怀疑。他抱着雪飘飘从四个民警和周生的身边走过去。

周生突然说：“那家伙可能要杀人。”

一个民警操了周生一下，“这会儿还贫呐？”

周生垂头丧气地说：“不信就算了，反正他说说不定会弄伤她，你没看他喝多了吗？”

刚才操过周生的那个民警讥笑着问：“你怎么知道他会杀人？”

“搞艺术的多少都有些变态。我们院有个搞音乐的整夜开着水笼头，说是在感觉黄河奔腾。”

本来有个民警已经起了疑心，听周生这么一说，也操了他一把，“别胡扯了。”

周生很委屈，说：“在北京干什么非法的事都危险，就是当杀人犯保险得很。”

两个操过周生的民警让另外两个民警押着周生，就去追梳着马尾巴的青年。

“喂，站住！”

小红毛不惊慌，也不迟疑，立即就站住，极耐心地等他们跑过来。他有什么好怕的？他什么也不怕。

“她是你什么人？”民警语气冷冰冰的。

“让她自己说。”他死死抱着她，也没放松的意思。

刚刚产生的怀疑又差到别处去了。这民警心烦地想，外地人都涌到北京来干什么？又想，没有这么多外地人，局里也不会增加这么多警力，那他或许就当不上警察。

“她是我未婚妻，我们刚从医院回来，她做了人工流产。我

告诉你们那是个儿子，鼻子眼睛都长全了，我说像我，她非说像她……”

“行了！谁问你这些了？身份证、暂住证呢？”

“前面就是我家，是我回去拿，还是你们跟我一起去？”

两个民警放弃了盘查，往同伴和周生所在的方向走。

街上空荡荡的，没一个人，也没一辆车。周生突然站住。

“你们听见了吗？”

“听见什么？快走你的。”

周生赖着就是不走。

警察又操了他一把。

“我听见那人把那女的往床上狠劲儿一扔，是对象谁能那么忍心，你们说说？”

四个民警面面相觑，不能不起疑。

“他进了哪个门？”

周生举起铐着的手，“进了对着胡同的那间有两扇门的小房。”

另两个人又去盘查。周生在原地蹦来蹦去，十分兴奋，把自己的事给忘了。

民警刚敲了两声，门就开了。

“噢，又是查暂住证的？我这就拿。”

“把灯打开！”

灯亮了，雪飘飘盖着被子，侧身躺着。

“她的呢？”两个民警查验着，身份证和暂住证上面的照片都是他本人。

“我也不知她的放在哪了。”

小红毛没显出一丝一毫的慌乱，他觉得没什么好慌的，两

个人的事就是两个人的事。

“叫醒她，问问。”他们都只看小红毛，不去看床上的雪飘飘。

“丽丽，你把暂住证放哪儿了？”

问了半天，雪飘飘突然说：“我叫飘飘，是雪飘飘。”

民警声音严厉了，“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小红毛还是不乱方寸，冷淡地回答：“她也许是个妓女。”

“到局里去。”

“她走不了，她病了。”

“那你抱着她走。快把衣服穿好，你们这帮流氓！”

雪飘飘感到全身都碎了。她希望那些碎片能快些零落，然后风化，然后随风荡去。她此时没有别的思维，也不知自己在哪儿。

警察和周生等得不耐烦了，终于看见他们走过来。

周生抢先问：“是杀人犯吧？”

那个最年轻的民警烦恼地说：“嫖娼的。”

他也不知为何烦恼。他刚才看见躺在床上似乎很忧郁也很无助的雪飘飘，跟他以前捉到的妓女不一样。

扎马尾巴的小红毛说：“快过年了，谁不想多挣几个。”他似乎一点也没醉，其实这是他一生中醉得最厉害的一回。

四个民警同时喝斥了他。

街上很荒凉，走路的声音很响，并且从四处发出回音。远远地听见了汽车声。

车驶近了，冷丁就停下。

杨浩从车里钻出来。刚才车灯晃到了飘飘的呢子大衣，他还看见拖曳下来的长发。

“谁让你抱她的？”他满脑门子的不耐烦。他什么都不缺，钱、女人都有，可他还不满足，心里很空。

四个民警愣了一下。

“你是什么人？别妨碍公务！”

周生不甘寂寞地抢着告诉杨浩，“她是个妓女。”又指小红毛，“这位是嫖客。”

“胡说！”杨浩飞起一脚，却被周生闪过了，“她不是妓女，他也不是嫖客，他们是我的朋友。”今晚，他不想看见任何人倒霉。如果他们不是犯了大罪，他就把他们全保出来，他觉得这样做很不错。

“好了，你既然认识他们，就同到局里说吧。”

“你们可以坐我的车。”

“不行。”

“那我载着她。”

“你带她跑了怎么办？”

周生乐得很，连说：“是呀，一场卖淫活动，只有嫖客没有妓女，那怎么行？”

杨浩抱着飘飘就走。他想这么做，对抱着的雪飘飘却没有兴趣。

夜很静，街上空荡荡的，回响着杂沓的脚步声，渐渐地远去了。

2

雪飘飘骑摩托车从三环路上下来，十几分钟便到了肖家河。天色已暗，闲散的人塞满街巷。小孩子跑来跑去。她怕撞人把车灭了火，推着走。

京城边上的人更有闲工夫侃，侃得没边没沿的。

剃了东京头的胖男子周围聚了好些邻人，大家都伸了头听他侃，把路都堵了。

雪飘飘索性把摩托车支到人群外，自己倚了车身，她是想把许多事情都忘掉，放松放松自己。她认识胖男子，他是房东李山的弟弟李出。

李出已把话题转到自己的亲身经历上。

“我不是开出租吗？上个月没月亮那天，邪了门了，我竟拉人跑没灯的地儿。从一个大饭店门口，我不能说这大饭店是哪一家，咱不能坏人家生意，我拉了一位女客。那妞儿漂亮极了，漂亮得我开车都开不稳。她让我往大郊外开，我不太想去，可我不能拒载啊。路上我跟她闲聊，她说她就是那家饭店的，叫月娟娟。”

雪飘飘吃了一惊，世上真的有叫这名字的人。

“我顺着运河边开，开出了很远，我问她到没？她说没到。我看路太黑，怕开到河里，转了别的路，月娟娟也没说我走错

没。又走了一气，路荒得没法走。车灯照出一片土包。老天爷，那是一片坟地呀！月娟娟说到了。她说如果我愿意就来这地方找她，她乐意跟我。我觉得太突然，想这也许是个妓女，我就挺害怕，怕她讹我。没想到她下车前给了我一百元一张的票子，说不用找了。我想不找就不找吧，来这儿怪吓人的。我掉了车头才想起，这全是坟地，月娟娟要上哪儿啊？要出事可不好。我借着车灯，四处找她也没找到。她走得再快也快不到这份儿上。我吓得浑身冒汗，开车就跑。第二天早晨，您猜怎么着？月娟娟给我的那张一百元的票子变成了黄裱纸。”

李出喝了口茶。

“我越想越不对劲儿，我不是在意那一百块钱，我是纳闷儿。我开车寻到那家大饭店，问前台小姐。小姐说，我们饭店是有个月娟娟，可她在半月前已经死了。我问她是怎么死的，前台小姐鄙夷地告诉我，月娟娟跟一个男人同居，后来被人家甩了，她就自杀了。你们说这档子事儿蹊跷不蹊跷？”

雪飘飘心里很惊，月娟娟这个名字不知为何这样牵动她？

听的人都开李出的玩笑，大家笑成一堆。雪飘飘想走，这时，上唇包不住齿的李山开了腔，他没看见雪飘飘，要是看见，可能就不会讲下面的故事了。

“我兄弟遇的事儿不奇，我曾经遇到的事那才叫奇。二十年前，这地儿不是还没有这么多房子吗？东面有片老玉米地。我和我媳妇那时还没结婚。我们常一起去看电影，每回都要从老玉米地边大路上过。那时这地儿人稀，可我们从来没怕过。”

李出讥笑道：“可不是不怕，有壮色胆的。”

露齿的李山急于要说，也不理会兄弟的揶揄。

“那一回月亮很明很大，你说怎么那么大那么明？至今我